

董宏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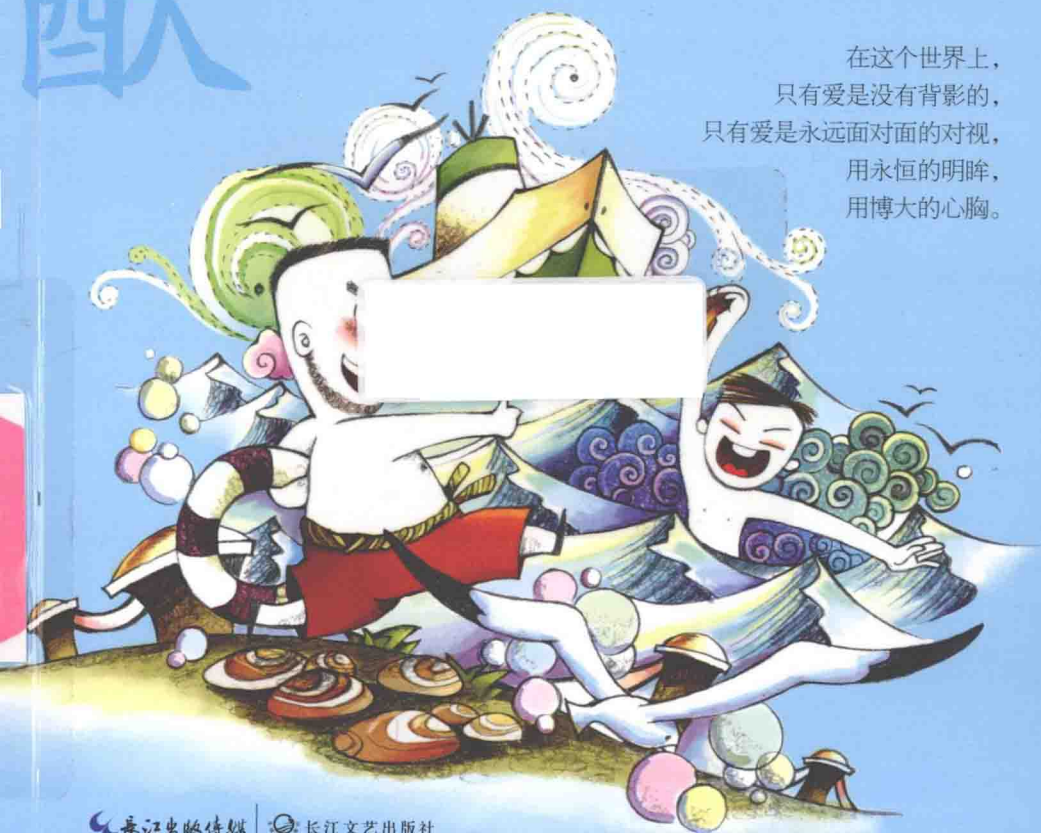


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·董宏猷卷

我属于你

董宏猷 / 著

在这个世界上，
只有爱是没有背影的，
只有爱是永远面对面的对视，
用永恒的明眸，
用博大的心胸。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·董宏猷卷

我属于你

董宏猷 / 著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属于你 / 董宏猷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
(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)

ISBN 978-7-5354-6949-6

I. 我… II. 董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
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14562 号

责任编辑: 何海 钱梦洁

杨岚 彭秋实

责任校对: 陈琪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4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 印张: 7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04 千字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

小说.....001

大江魂.....003

长江的童话.....016

还有一位老船长.....035

黄月亮.....054

西瓜的故事.....071

深情.....093

鬼娃子.....111

散文.....147

我属于你——致长江.....149

寻源.....152

老人与海.....165

男子汉是怎样炼成的.....174

呼唤.....201

进山.....206

寂寞与永恒.....211

红麦田.....219

小说



大 江 魂

小双站在横渡长江的起点码头上，紧抿着嘴唇，望着浑黄汹涌的长江。

八月的大江失去了往日的沉静与温柔。上游连续不断的洪峰，像被激怒了的斗牛一样，狂暴地奔泻而下；平时苗条得像小姑娘的汉江，此刻也猛地陡涨，像凶猛的巨龙，轰隆隆地汇入长江。瓢泼大雨哗哗地倾盆而下，就像银河决了堤。对岸的龟山，龟山上的耸入云天的彩色电视转播塔，以及江畔的晴川饭店，全都迷蒙在一片雨雾之中。

江面陡然宽阔似海了。捕鱼人扳罾、垂钓的江滩被淹没了；孩子们傍晚踢足球的沙滩被淹没了；江畔的杨树林、柳树林也被淹没了，那高高的杨树如今只剩下了一丛丛的树梢；江水一直漫到江堤上，轮渡码头那一百多步台阶全被淹没了。江水已经高于路面！码头的入口处，已用预制板、

草包、泥土垒起了高高的堤坝。防汛大军冒着瓢泼大雨日夜奋战在江堤上。浑浊的江水像开了锅的水，就要漫出锅沿了！

这是百年未遇的大水！

这是百年未遇的洪汛！

而小双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要横渡长江！

小双与大双是一对孪生兄弟。奇怪的是，两人的体魄与性格却迥然不同。

大双热情，开
朗，大大咧咧，
莽莽撞撞，长



得像头小牛犊似的。打篮球是中锋，打排球是主攻手，游泳更是“浪里蛟龙”。十岁时就横渡过长江，成为当年横渡长江队伍中年纪最小的选手，照片还登上了《长江日报》。不到十五岁，个子已长到一米七六，大伙儿都说这是块运动员的料子。

而小双则沉默寡言，脸色总是那么苍白。个子也高，却长得很瘦，大热天不敢脱衣裳，怕人家笑他胸前的肋骨像“搓板”。他老是待在家里，待在图书馆里，如饥似渴地看书。要不就在家把那只旧闹钟拆了装，装了又拆。他们的家就在长江边，可他却是“旱鸭子”，不大会游泳，即使大双死拉活拽地把他扯到河边江边，他也只敢套上充了气的大汽车轮胎，在浅水处慢慢地划动。

要是大双不死，小双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去横渡长江。

大双是去年淹死的，也是在八月，也是在这样涨水季节的大雨天。

那天，他和大炮、猴三几个人一块儿下的水。他像条大鱼似的泼刺刺冲在前面。当游到汉江汇入长江的入口处时，按照横渡长江的习惯，此时是要“抢水”的，因为汉江的流速也很快，潜流如同一只巨大的手掌会把你一下推得老远老远，只有抢着游过汉江的潜流，才能横渡长江。大炮后来心有余悸地讲，当大双游到汉江口时，突然一群

白色的江鸥嘎嘎地叫着，围着大双飞舞叫唤，大双似乎伸手要抓住江鸥；大炮、猴三他们还以为大双在故意踩水表演呢，谁知大双的手伸了几下后，便沉入江水之中了。大炮他们吓坏了，拼命地抢过去，哪知前面的江水好似一堵弹性的墙壁一般游过去又被弹了回来。他们大声呼喊救命，他们被救上船了；而大双，那骁勇的“浪里蛟龙”却永远地消逝在江涛之中了……

小双把湿衣全脱了，扔给了猴三。他戴上游泳帽，走下台阶，双手浇着水，使劲擦着身子；又蹲下去，浸在水中，活动着关节。

浑浊浑黄的江水哗哗地像被马达带动似的迅流着。从上游冲下来的门板、树枝、木箱子、小猪崽的尸体，转眼间就流不见了。

猴三打着伞，牙齿紧张得直打磕磕。他几乎用哀求的声音对小双说：“小双，算了吧，太危险啦……”

小双的脸上毫无表情。他伸出一只手。

猴三赶紧把军用水壶递了过去。里面装的是白酒。

小双拧开盖子，嘴儿对着水壶口，一仰脖，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大口。他喘了口气，顿时觉得有一团火在喉咙管里，在胸口里，在全身腾腾地燃烧起来。他将水壶使劲一扔，江面上溅起了一阵水花。

他顺着台阶向江水中走去。一步，一步。江水漫到胸前了。他回过头，扬起胳膊，对着猴三握紧拳头使劲摇了摇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轻松地滑入了大江之中。

“注意抢水——”他听见猴三在岸上大声地喊着。然而他的耳边，顷刻便充满了暴雨击在江面上的哒哒声和江流的澎湃声。大江的奔流呐喊声仿佛把世界上的一切声响全都淹没了，而湍急的大浪如同脱了缰的野马惊讶地望着这个瘦小的挑战者。

小双游着蛙泳，艰难地睁开眼，望着雨网中的江岸。大江如同一条巨龙，在箭矢般的劲雨骤射中狂怒地扭动着，翻腾着。小双强烈地感到了这种翻腾和跃动。天上是水，四周全是水，整个世界仿佛全都沉入水底去了。而幻影般的江岸、山影、船上的轮廓，全都在晃动着，像漂浮在水上的积木随着浪在晃动起伏。而江流犹如巨大的传送带，向着下游飞快地流淌。小双奋力地向前游着，他感到自己置身在这巨大的传送带上，随着传送带向前漂去……

大双死后的第三天。小双找到大炮和猴三，说道：“我要学游泳。”

大炮和猴三还没有从悲伤、恐惧和内疚中解脱出来呢。他们瞪着眼，上下打量着高粱秆似的小双，惊讶地说：“你疯了吧？”

小双盯着他俩：“我要学游泳！”他的目光是灼热的，火辣辣的，带着股执拗，一种玩命的狂热和船工后代的野性。

大双的死，震动了整整一条街。“越是会水的越要死在水里。”这古老的俗话像浓涩的雾一样弥漫在沿江大道。有人说，那白色的江鸥不是鸟，那是溺死者的魂灵变的，它们在江上飞着，寻找着“替死鬼”；只有找到了“替死鬼”，它们的魂灵才会得到安宁，或者再脱胎变人……于是每家每户都把孩子“管制”起来，哪怕浑身热得出了痱子，也不准再到江里洗澡玩水了：“狗杂种！再下水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人家大双还不会玩水吗？怎么样？还不是淹死了？”

也许是孪生兄弟之间有着第六感官或者第七感官吧，这些流言，这些窃窃私语，这些恐怖的神话和无稽的迷信，像冰块一般沉重地压在小双的心上，而且是成倍地压在他的心上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或者已经承受了大双应当承受的那一份舆论的压力。他常常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江堤上，凝视着奔腾不息的长江，凝视着江上飞翔的白色的江鸥。啊，哥哥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真的变成了一只江鸥吗？那么你的魂灵还没有得到安宁吗？你还要日日夜夜地在江上翻飞，命中注定与大江结缘了吗？那么哪一只江鸥是你呢？哦，哥哥！你听见了人家是怎样在议论你、议论咱们吗？把你作为教训、管教、束缚渴望长江的孩子们的绳索，这

可真令人难受！你永远不能回答了，而这种议论也许要流传一百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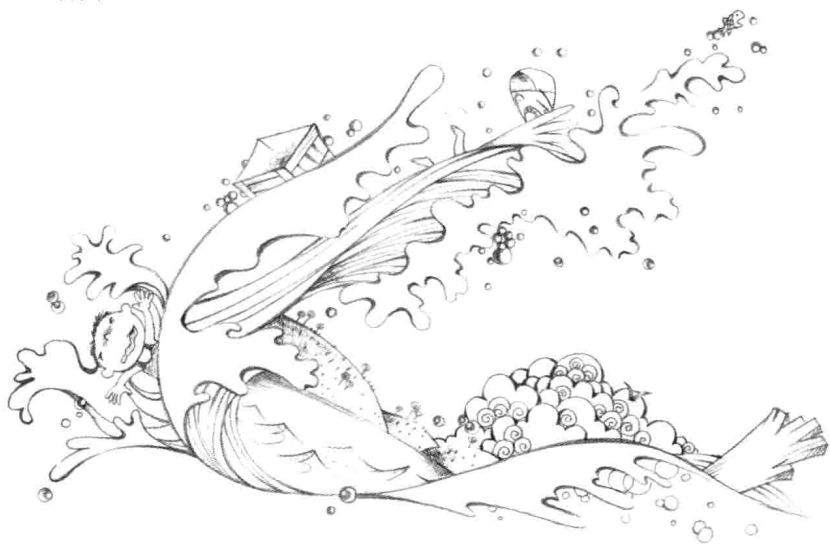
正当小双这么默默地想着的时候，突然，一只矫健的江鸥，扇动着白色的翅膀，嘎嘎地叫着，朝小双飞来。它在小双的头顶上盘旋着，小双突然听见了哥哥那熟悉的声音：“不是还有你吗？不是还有你吗？”

“哥哥！”小双刹那间好似遭到雷击似的站了起来。他大声地呼唤着。而那只白色的江鸥，却扇动着翅膀，向着波涛汹涌的大江飞去。

我要学游泳！我要横渡长江！我偏要在涨水的时候横渡过去！我要把哥哥找回来，我偏要替哥哥，替咱们争口气啊！

江流愈来愈湍急了。整个大江在翻腾。一排浪头涌了过来，又一排浪头哗啦啦涌了过来。小双喘着气，吐了一口浑浊的江水，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珠，眨着眼，深深地呼吸着。透过雨雾，他看到了汉江口，看到了雨雾中的江汉关。就要“抢水”了，他心里默默地说着：哥哥，我来了，你助我一把力，“抢”过去吧！

小双此刻觉得异常的清醒，异常的冷静。他巧妙地利用涌浪，一下又一下地向前游着。他默默地聚集着力量，他知道前面便是一场生死搏斗！



大江仿佛开始注意到这个挑战者了。它开始不经意地、轻蔑地用不停的大浪戏弄着这个“丑小鸭”，仿佛在玩弄一块木屑，一片落叶，或者一只纸船……然而，它发觉自己上当了，这个瘦小的小不点儿，竟然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在它的指缝间钻来钻去，竟然在这样的洪汛季节，在这样的暴雨天，不戴任何救生圈，赤条条地想征服长江，横渡过去！于是它开始发怒了，开始伸出巨掌想抓住他，把他抛上天去，然后再深深地埋在波谷或江底……

大江咆哮起来。小双感到了它那狂怒，它那发红的双眼，它那气呼呼地鼓着腮帮、咬着牙齿的怒容。一个大浪啪地压来，又一个大浪啪地压来，他来不及喘气，已经连连喝了几口水。他猛地踩水，想换口气，哪知又一排大浪像一堵墙似的倒了下来，又把他压在水底，他猛地一下呛水了。

而脚下像有石头吊着似的拉着他往下沉。他慌了，使劲地乱蹬，双手使劲地乱抓，谁知愈蹬愈往下沉。他开始咕嘟地喝水，昏昏沉沉地往下沉了……

突然间，一道白色的闪电撕开了浑黄的江面，一只江鸥扑打着翅膀，尖利地叫着，朝着小双飞来。小双猛然间清醒过来，他沉住气，舞蹈似的利用涌浪踩着水，将头露出了水面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他看见了那只江鸥，贴着水面在飞翔，而在那只江鸥的后面，有一群江鸥盘旋着，扇动着翅膀，尖利地叫着，仿佛在给他鼓气：来呀！快来呀！跟着我们来！

两行热泪涌出了小双的眼眶。“哥哥……”他喃喃地在心里默默地叫着，他感到了自己身上有两个人的力量，有了许许多多人的力量。他深深地吸着气，开始对着江汉关，改游自由泳，奋力向横渡长江最艰难的关口冲去。

大江狂怒了，汉江狂怒了，它们仿佛也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并着肩一齐冲了过来，要把小双一口吞没。小双感到了汉江那巨大的、吸盘似的潜流了。两条大江骤然汇合，产生了巨大的回流和冲力，像斜坡上脱了轨的列车，像一万只挣脱了铁笼的猛虎，呼啸着，咆哮着，向着一片落叶似的小双凶猛地扑了过来！

小双奋力扬着双臂，百米冲刺般地咬紧牙向前冲去。

他果然感到前面是一堵弹性的墙壁了！刚刚冲了上去，马上又被大浪、被巨流“弹”了回来。而另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似巨大的磁场吸着一根针似的把他往下游吸去。他拼命地挣扎着，可怎么也摆脱不了。渐渐地，他的手臂和双腿都酸软了，他感到有一股冰冷的凉意从脊背传遍了全身。

江鸥！江鸥！一群江鸥又飞了过来！它们围着小双尖利地叫着，而那只领头的江鸥，更是用翅膀击打着江水，似乎在领航，同时大声呼叫着。

刹那间，小双的眼前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孩子激动的面容，其中有他的哥哥大双！他们拼命地呐喊着，捏着拳头，跺着脚，激动得满脸通红。他们挥舞着双拳，拼命地喊道：“游过去呀！游过去呀！”“替我们争气！推倒这弹性的壁呀！”

于是，在这大雨迷蒙的大江上，出现了一个奇迹：一群江鸥簇拥着小双，有的在前面“领航”，有的在周围“护航”，鼓舞着小双奋力向前游去。

大江涌动，急流奔泻，浪涛汹涌，暴雨倾盆……在这波山浪谷之中，小双突然感到了一种力量，一种壮美，一种拼搏的快感，一种生命力与意志的勃发的激奋。是的，有许许多多的孩子被江水吞没了，但是这大江仍然吸引着无数的孩子去搏击，甚至去冒险。有的人一辈子不曾下过水，一辈子只是站在江畔，或是赞美大江的壮阔，或是感叹人

生如流水般地流逝。他们也许会活到一百岁，可他们永远领略不到这击水中流的欢乐！这般地拼搏，这般地征服长江，一辈子只要一次就够了。大双是值得的，他毕竟十岁时就横渡了长江啊！

小双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。他什么也来不及想了。他的眼前有一条白色的航线在随着波涛而起伏延伸、有无数翅膀在翩翩地飞舞。于是他感到自己的双臂也格外的轻盈了，他觉得自己仿佛也插上了白色的翅膀，也变成了一只江鸥；于是，他在这浪尖上飞腾起来，挣脱了潜流的手掌，越过了弹性的墙壁，一下“抢”过了这险恶湍急咆哮着的急流。

